



王闳运

与光宣诗坛研究



何荣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闳运

何荣誉◎著

与光宣诗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闳运与光宣诗坛研究/何荣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6617-8

I. ①王… II. ①何… III. ①王闳运(1833~1916)—诗学观—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0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湖北民族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王闾运与光宣诗坛研究”（4128003）资助。

序

张寅彭

王闳运是晚清一位各方面都极活跃的人物，但在政治上他始终不过止于一策士而已。值得关注的是他留下的涉猎四部的大量文字，而历来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也已颇为可观。如此，则何以还要请何荣誉同学继续以王闳运为题来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呢？这主要是出于我对晚清诗坛全局的一个观察。

清代诗学自道光以后，随时局之巨变而亦变，开出一喜言宋诗的新局面，陈衍、汪辟疆等老辈学者对此都早有论述。陈衍又分道光以来诗派为“清苍幽峭”诗风与“生涩奥衍”诗风两大阵容（见其《石遗室诗话》卷三）；汪辟疆则以地域为宗，进一步细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等六派（见其《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皆有益于把握晚清诗坛所谓“不专宗盛唐”（陈衍语）之大势，已为人所共知。

但方湖先生又有《光宣诗坛点将录》一文，点王闳运为“诗坛旧头领”之“托塔天王晁盖”，而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点李慈铭为“旧头领晁盖”，加上陈石遗的推张之洞为“旧头领”（按此转引自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诗坛旧头领”条，而未见诸石遗论诗文字，或由梦符庵推衍石遗评文襄之意而代为拈出），同一位置，竟分属三家。其中有何玄机？如果合而观之，则似是又一颇具全局性质的视角，而尚未及为人所留意也。故多年来即鼓励学生尝试论述之，先后有周容君论李慈铭，米玉婷君论张之洞，及何君此论，周君并与我辑有《越缦堂日记说诗

全编》出版。何君此文成，当年获评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称号，今亦将正式出版矣，故乐为之序，并述缘起如上。

李、王、张三家，年辈相仿，皆生当道咸同光之期。又皆极自负其诗，如李越缦云：“所得意莫如诗。”（见其《白华绛跗阁诗序》，载上海古籍出版社《越缦堂诗文集》）王湘绮云：“今人诗莫工于余”，“余生平志趣、学问，皆由诗入”。（见陈兆奎辑《王志》，载岳麓书社《湘绮楼诗文集》）而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亦曾记张广雅一事云：“樊樊山尝从容侍坐，问：老师之学包罗万象，然生平以为用功最深者究何事？公默然久之，曰：仍是诗耳。”（上海古籍出版社《苍虬阁诗集》附）三人之间也曾有一段公案，出自《越缦堂日记》：“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见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中略）以二君之相爱，京师之才亦无如二君者，香涛尤一时杰出，而尚为此言，真赏不逢，斯文将坠，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日记》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自重人重，俱言之凿凿，颇传出一时无出其右的气概。

然则“旧头领”者何谓也？揆诸《水浒》梁山泊本事，乃创立基业而后力有未逮、未能持续领袖之谓也。用来比附三家，乃指斯三人在道咸以来渐成风气的宗宋诗潮中横插一杠，王刻意复古而绝不取唐后，张主“清切”，“宋意”要入“唐格”，李则标榜“八面受敌”而归于杜。此则大异于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郑珍、曾国藩等人的倡言宋诗在前，也绝不同于陈三立、郑孝胥辈之所谓“同光体”的复燃于后。李门下的樊增祥、袁昶乃至沈曾植（沈诗有“越缦堂前一瓣香，樊袁贱子设三行”云），张门下的郑孝胥、陈衍等，陈三立视王亦可谓父执辈人物，诸子诗皆自立风格而过于其师父。三家欲挽一时之诗风，而复为后起诸君所挽回，故于后起者获此一“旧头领”身份矣。如此则三家“旧头领”一层的划出，或能将晚清诗坛风气嬗变的时段再予细化认识之。

若以此义言，则何君此文乃偏于王闾运一家立论，仅以最末一章稍及上述三家比较之意，于三家“旧头领”的身份更未能着墨，故仍不免未惬

目 录

序	(1)
引论 王闳运研究述评	(1)
第一章 王闳运的拟古诗观	(21)
第一节 王闳运拟古诗观形成的环境	(22)
一 湖南诗歌传统	(23)
二 兰林词社的拟古氛围	(27)
第二节 清人对“拟古”的批评	(31)
一 “拟古二字,误尽苍生”	(31)
二 有词无意,没有性情	(34)
三 酝酿涵养 神韵相通	(35)
第三节 王闳运的拟古观念	(38)
一 拟古诗观体系的建构	(39)
二 评点:拟古观念的表述	(47)
三 绮靡:拟古的重要特征	(52)
第四节 王闳运的拟古诗	(56)
一 抒怀寄意的拟古	(59)
二 虚拟情怀的拟古	(63)
三 玩辞拓境的拟古	(66)

第二章 王闳运与汉魏六朝诗	(72)
第一节 王闳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72)
一 对陶渊明人格的接受	(72)
二 眉批陶渊明诗	(79)
三 拟陶诗	(85)
第二节 王闳运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90)
一 追求谢诗绮丽的语言	(91)
二 探究谢诗之古法	(97)
三 寄意于山水之间	(101)
第三章 王闳运与湖湘诗坛	(107)
第一节 王闳运与郭嵩焘	(110)
一 郭、王诗学思想的比较	(110)
二 郭、王的诗歌酬唱	(116)
三 郭、王矛盾的集结与化解	(120)
第二节 王闳运与曾广钧	(125)
一 交游关系:亦师亦友	(125)
二 诗学联系:拟古与绮靡	(128)
第三节 王闳运与寄禅	(132)
一 王与寄禅的交游唱和	(133)
二 王对寄禅诗歌创作的影响	(135)
第四章 王闳运与光宣诗学	(143)
第一节 王闳运与汉魏六朝诗派的诗学	(143)
一 同宗汉魏	(144)
二 “兴”与“风”传统的不同体认	(147)
三 拟古与尊体的复古方法之别	(157)
第二节 王闳运与同光体的诗学	(162)
一 与同光体诗人的交往倡和	(162)

二 诗学之别:不同的诗歌之学与学古路径	(165)
三 诗学趋同:诗教观念的沟通与对审美艺术性的追求	(175)
第三节 王闿运与中晚唐诗派的诗学	(179)
一 与樊、易二子的诗歌倡和	(180)
二 诗学主张的差异	(185)
三 对诗歌审美艺术性的共同追求	(188)
第五章 王闿运与张之洞、李慈铭的诗学	(192)
第一节 王闿运与李慈铭的诗学	(193)
一 李慈铭评王闿运	(194)
二 王、李对拟古的评价	(196)
三 王、李评杜甫	(199)
四 王、李论明诗	(207)
第二节 王闿运与张之洞的诗学	(215)
一 王、张相互的评价	(216)
二 王、张诗学评论	(222)
三 王、张的七古创作	(229)
结语	(235)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8)

引论 王闳运研究述评

王闳运（1832—1916）以文学闻名于世。他是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领袖，也被视为湖湘派的首领。其史学巨著《湘军志》秉承史、班直笔之史家精神，文笔纵横。其《圆明园词》《哀江南赋》两篇文字令无数文人骚客倾倒，竟致洛阳纸贵。王闳运的才华不限于此，他还是一个通儒，力主今文经学。尽管王先谦《续皇清经解》不收其经传，徐世昌《清儒学案》也摈之于“儒林”之外，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在当时儒林的地位，也不能掩盖其经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影响，《清史稿·儒林传》就给予了其相应的位置。王闳运以其经说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观念、政治思想。他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先后主持尊经书院、思贤讲舍、船山学院，1903年还短暂主持过江西大学堂。他的教学以经、史、辞章为主，将自己的思想贯穿于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直接影响了四川、湖南两地的学术格局。

王闳运一生著述甚丰，其著作多收入清光宣年间衡阳东洲讲舍刊刻的《湘绮楼全集》（19种），民国十二年长沙湘潭王氏湘绮楼校刊汇印的《湘绮楼全集》（26种）。《全集》所收诗文都止于1908年，此后数年之作皆未集刊。另外，民国十六年（1928）商务印书馆又刊印《湘绮楼日记》，但所缺甚多。1996年，岳麓书社重刊《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都对以前版本有所补录：《湘绮楼诗文集》补全王氏1908年以后的诗，《湘绮楼日记》则补刊光绪十四年五月底到十二月的内容。

王闳运思想复杂，对他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为方便本课题的开展，对王闳运研究史有必要做一番梳理。笔者拟从其文学、经学、史学和政治、教育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并以文学研究为中心。

一 王闳运文学研究现状

对于王闳运文学研究现状的评述，拟从晚清民国时期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两个研究高峰时段展开。

（一）晚清民国时期

晚清民国时期，人们对王闳运诗文的理解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肯定其诗文所取得的成绩，称其文才卓绝；另一种是不满其复古、拟古。下面分述之。

先谈前人对其诗文所取得成绩的总结。郭嵩焘曾说：“今天下诗盖莫盛于湘潭，尤杰者曰王壬秋、蔡与循。”^① 谭嗣同《论艺绝句六篇》其二曰：“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三曰：“姜斋微意瓣姜探，王邓翩翩靳共参。更有长沙病齐己，一时诗思落湖南。”^② 这两首诗中之“王”皆为王闳运，前者称其文与魏源、龚自珍等一样，自成面目；后者称其诗能上承王夫之。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方民国之肇造，一时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闳运”，并说王闳运“诗才尤笼罩一世，各体皆高绝”。^③

不唯如此，时人还承认他标举汉魏，开启湖湘诗派之功。夏敬观《衰碧斋集序》曰：“咸、同间能诗者，推武冈邓先生弥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邓先生祖陶祢杜，王先生则沉潜汉魏，矫世风尚，论诗微抑陶。两先生颇异趣，然皆造诣卓绝，神理绵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诸人所为也。”^④ 又有《晚晴簃诗话》曰：“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学，海内靡然从风，经学尊乾嘉，诗派法江西，文章宗桐城。王壬秋后起，别树一帜。解经则主简括大

① 郭嵩焘：《谭荔仙四照堂诗集序》，《养知书屋诗文集·文集》卷六，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71 页。

② 谭嗣同：《论艺绝句六篇》，载舒芜编《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7 页。

③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39 页。

④ 夏敬观：《衰碧斋集序》，载陈锐《衰碧斋集》，1929 年排印本。

义，不务繁征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骄散未分；诗拟六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垒几为一变。”^①

王闳运的拟古、摹古在当时饱受诟病。李慈铭对王闳运十分不屑，评说道：“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之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② 叶德辉序《天放楼诗集》称：“湘中末学，剽袭六朝，其肇端于湘绮、白香，诗境日穷、诗道日梗。”^③ 陈衍《石遗室诗话》：“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然其所作，于时事关系甚多。”^④ 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里将王闳运比作“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王闳运为近代湖湘派魁首，标榜八代，一意模拟，为世诟病久矣。然七古《圆明园词》，实为长庆体名作；五言律学杜陵，亦不仅貌似；七律学玉溪生者亦可爱，不能一笔抹杀也。刘治慎《读湘绮楼诗集》云：‘白首支离将相中，酒杯袖手看成功。草堂花木存孤喻，芒履山川送老穷，拟古稍嫌多气力，一时从学在牢笼。苍茫自写平生意。唐宋沟分未敢同。’褒贬差得其平。”^⑤

“五四”新文学强调关心现实，因此也不好王闳运之摹古。胡适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示出了对王闳运的不满：“说也奇怪，东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曾有伟大深厚的文学产生出来。王闳运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

①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五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632册，第523页。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

③ 金天羽：《天放楼文言》，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19页。

④ 陈衍：《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民国二十二年），第322页。

⑤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现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是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况且鲍明远、曹子建的诗体，若不经一番大解放，绝不能用来描写洪秀全、杨秀清时代的惨劫。”^① 胡适所论显然有失偏颇。王闳运的诗歌也有众多记录时代之作，如《圆明园词》《独行谣》等，当时陈衍就已经明言。

也有为王闳运的复古辩护的。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说，王闳运“真可以算得上一个极端复古的大诗人”^②。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认为，“钱萼孙谓王湘绮三代法物，或疑臆鼎，胡适谓为假古董，均意气之言，不足为评。”^③

（二）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上述内容皆为晚清民国时期学人对王闳运诗文的评价，所论功过，大体皆符合事实。进入新中国，王闳运仍被视为“古董”而不被重视，不仅如此，对其评论因受限于时代甚为不公。应该说，王闳运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真正展开。下面将从王闳运文学研究现状和学术思想研究现状两方面来总结现有研究成果。

对王闳运诗研究现状的总结，拟从其人、其诗学思想、诗歌作品、散文及词学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1. 对王闳运其人的研究

时人多关注其纵横、帝王思想。杨度《湖南少年歌》中载：“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④ 首次明确表述王闳运有纵横思想，其后，时人都承其说。周小喜就认为，杨度的帝王思想源于王氏。^⑤ 信阳生则历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96 页。

②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 页。

③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④ 杨度：《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4 页。

⑤ 周小喜：《杨度帝王之学简论》，三湘青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集，2004 年卷。

数王闳运入幕曾氏、肃顺、丁宝桢、袁世凯之事，认为其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① 还有人将王闳运列于近代纵横学开山之地位。近来也有人提出异议。刘少虎、李赫亚认为应谨慎使用“帝王之学”这一说法，因为王氏著述并没有此明确表述，而把王氏入幕等行为概括为“经世实践”。^②

除关注其经世思想之外，还有人关注其逍遥的一面。贺金林《王闳运的人生落寞与逍遥》（《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则着重关注王氏思想逍遥的一面。单苹《失落与升华——从生命美学角度解读王闳运》（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6年）则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分析王氏的失落与成就。

另外，王氏交游甚广，研究他交游的文章也较多。如黄万机《王闳运与丁宝桢》（《贵州文史论丛》1999年第4期）交代了丁、王二人相互欣赏、彼此引为知己的情况。现有的几篇学位论文几乎都设置了与王闳运交游相关的章节，然不再简单地叙述人物交往，而延伸至思想层面。庄静《王闳运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8年）有专门一章考述了王闳运与当时文人的交游，如邓辅纶、李寿榕、龙翰臣、樊增祥、释敬安等。肖晓阳《湖湘诗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6年）把王闳运置于湖湘派诗人当中来论述，较为详细地交代了王氏与湖湘诗人的关系。

2. 诗学思想的研究

就湘绮诗学思想研究而言，论者多集中在他的“复古主义”上面，或称赞，或批判，或发掘其对新文学的意义。另外，也有系统分析湘绮诗学体系的，如朱洪举的《王湘绮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湘绮诗学思想的另一个热点就是选本、诗文评点研究，即《八代诗选》《唐诗选》及《诗经》评点、王氏选本的诗歌评注等的研究。

（1）先谈复古主义。其实这是个旧问题，早在民国时期，陈衍、胡适、柳亚子等人就对王闳运的复古主义做过评述，这在上文已经提及。近

① 信阳生：《王闳运“帝王之学”述评》，《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刘少虎、李赫亚：《求仕与入幕：王闳运经世实践之努力》，《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期的几篇学位论文，把王闳运置于晚清这个新旧更替、中外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来考量，重新评估王氏诗学的价值。

第一种态度就是否定王氏复古主义的成绩。赖志凯《诗学复古与王闳运及汉魏六朝诗派》（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0年）一文，以“复古”为核心，将以王闳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置于中国古典诗歌“复古”演进的历程加以考察，在展现风貌的同时，着重分析其诗学理论及创作的“复古”特质。他还通过与其他传统诗派和“诗界革命”的对照，揭示“复古”无法再承载中国诗歌演进、发展的重任，而兼及古典诗歌的终结。该文还总结了王闳运和汉魏六朝诗派取法汉魏六朝的诗歌主张，即追求汉魏六朝诗歌文辞之绮丽、淳雅，汉魏六朝诗歌“缘情”的特点，诗歌创作应采取的主要艺术手段是比兴。曹爱群《王闳运文学复古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3年）一文，认为王氏以“缘情”为核心的复古论在对文学本质的体认和反理学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在晚清王闳运过于“守成”的姿态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表面上看，这是他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源自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已趋于式微这一事实。湛兵《现代进程中的“真古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王闳运诗学理论》（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王闳运诗学理论是汉魏六朝诗派的指导理论。将其置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近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以窥探它在现代进程中的真实面貌，发掘出它的现代意义，认为王闳运诗学理论回答了怎样复古汉魏六朝的问题。他还认为王闳运诗学理论在近代文学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过程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以上三篇论文都认为王氏的复古主义无法承载新时期的使命，不合时宜，是逆历史时代而动的。总的判断与民国人无大异。不过，此三篇文章还原王氏历史背景的理路还是可取的，另外对王氏诗学思想的分析，也有合理之处，将在后文评述。

第二种态度是肯定其复古思想的贡献。景献力《王闳运的复古思想与文学自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指出，王闳运的复古思想多数时候是被视为逆潮流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他强

调诗中所抒之情要摆脱儒家诗教的束缚，重视文之绮丽，不唯与同时的其他复古流派相比更能代表文学发展的方向，即与其后的新派诗相比，在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上，也是大有过之的。王闳运对作为诗歌本质特征的抒情和审美要素的自觉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此文充分肯定了王氏对诗歌“抒情”的肯定，并认为其把握了文学的本质，与“五四”时期对“文学”的理解有相同之处。庄静《王闳运诗歌研究》一文重点分析王闳运的诗歌，肯定其复古理论指导下的诗歌成绩。该文认为，王闳运虽然在诗歌理论上提倡复古，但是其创作却能反映现实，具有重要的价值。

(2) 对王闳运诗学思想的研究，有对其模拟说、缘情说等的关注，还有从整体上对其思想作系统梳理的。

刘世楠《论王闳运的模拟》是对王闳运模拟说研究较早的一篇论文。刘先生认为，王闳运的拟古只是学习汉魏至南朝诗的诗法，纯为艺术形式的模拟，与内容无关。王氏模拟汉魏诗法的“以词掩意，托物寄兴”和南朝诗法的“婉而多思”，并认为他的诗作就是对这些诗法的实践。除此之外，刘先生还明确指出王闳运的模拟与八代拟古的风气有关。这些认识都甚为允当。刘先生从王闳运的诗论和拟古诗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王氏诗论有四点：第一，认为模拟的出现是诗歌艺术合规律的发展；第二，认为明七子的失误在于只学盛唐，而没有上拟汉魏；第三，通过古今之辨，选择汉魏，主张拟议变化；第四，选择汉魏诗法。所谓汉魏诗法，就是“以词掩意，托物寄兴”。至于王闳运的拟古诗，刘先生认为其特点有：一是王的拟古诗能反映时代，有“我”在；二是拟古用字都是《文选》式的，基本上是非八代以前的不用；三是拟古的方法有自己的特点。拟古方法的特点如下：首先强调“学古变化”，以《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为例；其次是严格辨清题意，以《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为例；最后，认为诗可以入考据，也可以入议论，但这种考据和议论，仍然必须“以词掩意”；最后，其五古的拟古特色是强调“藻采”。

缘情说是王闳运诗说的一个重要观点。陆草的《试论王闳运的“治情说”及其审美倾向》（《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一文重点分析了王闳